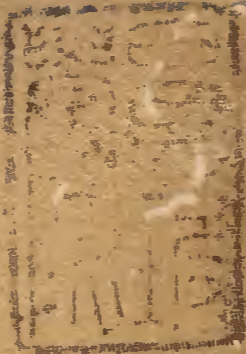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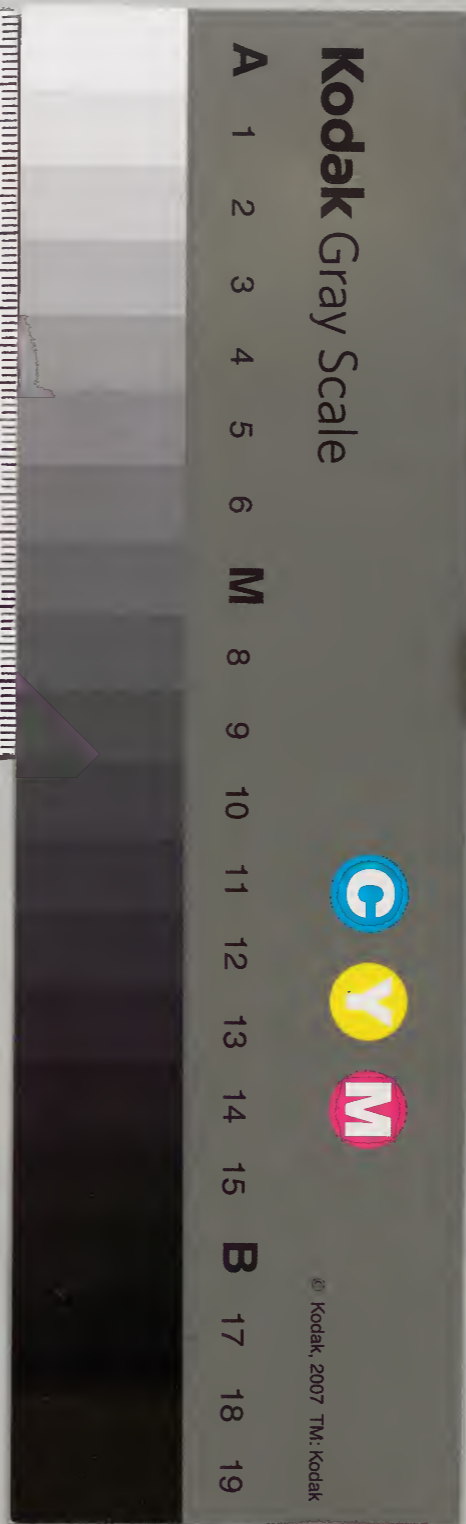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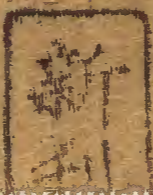


影宋本尚書正義

八



庫文閣内	
三三	漢
函	
一〇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13
冊數	20 (8)
函號	273 134



淺草文庫

尚書注疏卷第八

國子祭酒上護軍曹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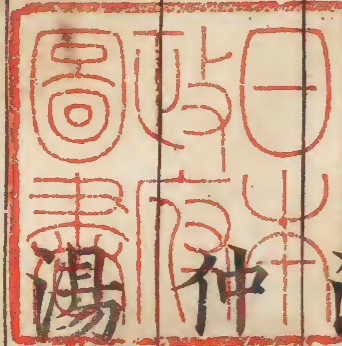
商書

湯誓第一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陟在河曲之南

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作湯誓疏伊

至湯誓正義曰伊尹以夏政醜惡去而歸湯輔相成湯與之伐桀升道從陟出其不意遂與桀戰

于鳴條之野將戰而誓戒士衆史叙其事作湯誓傳
桀都至之南正義曰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
者序其篇次自爲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
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計太公之相武王猶如伊尹之相
成湯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無其次也且武王之時
有周召之倫聖賢多矣湯稱伊尹云聿求元聖與之戮
力伊尹稱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則伊尹相湯其功多
於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爲然即滅
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
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
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
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陟之所在故先言桀都
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陟升者從
下向上之名言陟當是山阜之地歷險迂路爲出其不
意故也陟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
南從陟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

六十一
六十二

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而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然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慙懃誓衆與湯有異所以湯惟一誓武王有三一傳地在至拒湯正義曰鄭玄云鳴條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夷之地或云陳留平丘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朧湯誥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朧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與東夷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為昆吾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夷

乎謐言 **湯誓** 戒誓其 **疏** 湯誓 正義曰此經皆是也 誓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序以經文不具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契始封商湯故備言之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

號湯稱王則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 比桀於一夫 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 **殛之** 敢行此事桀有昏德民命誅之今順天 **今爾**

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有衆 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 **予惟聞汝衆言** 不憂我 **夏** 民農功而為割剝之政

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桀罪誅之 **今汝其曰**

夏罪其如台

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夏王率遏眾力

率割夏邑

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眾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之邑居謂征賦

重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眾下相率

為怠惰不與上和合比桀於日日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

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

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予其大賚汝

賚與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爵賞

爾無不信朕不

食言

食盡其言偽不實

爾不從誓言

不用命

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脅之使勿犯

疏

王曰

王攸赦

正義曰商王成湯將與桀戰呼其將士曰來汝在軍之眾庶悉聽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

我小子輒敢行此以臣伐君舉為亂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天罪上天命我誅之桀既失君道我非

復桀臣是以順天誅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狀汝盡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眾即汝輩是也汝等

言曰我君夏桀不憂念我等眾人舍廢我稼穡之事奪我農功之業而為割剝之政於夏邑斂我貨

財我惟聞汝眾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誅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誅之又質而審

之今汝眾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實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與臣下相率遏絕眾力使不得

事農又相率為割剝之政於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惡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與在

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能喪若其可喪我與汝皆亡身殺之寧殺身以亡桀是其惡之甚夏

王惡德如此今我必往誅之汝庶幾輔成我一人
致行天之威罰我其大賞賜汝汝無得不信我語
我終不食盡其言為虛偽不實汝若不從我之誓
言我則并殺汝子以戮汝身必無有所赦勸使勉
力勿犯法也庶亦眾也古人有此重言猶云艱難
也傳契始至一夫正義曰以湯於此稱王故
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知契始封商
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玄之說亦然惟王肅云
相土居商丘湯取商為號若取商丘為號何以不
名商丘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
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即改名則相
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
用其所居之地以為天下號名成湯之意復何取
乎知其必不然也湯取契封商以商為天下之號
周不取后稷封郃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商名
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之後隨

遷易名公劉為豳太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
以周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
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
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
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玄以文王生稱
王亦謬也傳稱舉至順天正義曰稱舉釋言
文常法以臣伐君則為亂逆故舉亂謂以諸侯伐
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傳文以有昏德天命誅
之今乃順天行誅非復臣伐君也以此解眾人守
常之意也傳今汝至之言正義曰如我者謂
湯之自稱我也湯謂其眾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
言所述也傳言桀至賊重正義曰此經與
上舍我稽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
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積桀之罪也力施於農
財供上賦故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
征賦重言以農時勞役又重斂其財致使民困而

怨深賦斂重則民不安矣傳衆下至喪桀正義曰上既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衆下相率正爲怠惰不與上和合不肯每事順從也此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亡欲令早喪桀命也我與汝俱亡者民相謂之辭言並欲殺身以喪桀也所以比桀於日者以日無喪之理猶云桀不可喪言喪之難也不避其難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疾之甚也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時喪乎日若喪亡我與汝亦皆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食盡至不實正義曰釋詁云食僞也孫炎曰食言之僞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也傳古之至勿犯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

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立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梟鄭意以爲實戮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春人梟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爲湯既勝夏之奴或如衆言別有沒入非緣坐者也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作夏社疑至臣扈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言夏可遷之義疑至及疏湯既至臣扈正義曰湯既伐臣扈三篇皆止而勝夏革命創制變置社稷

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勾龍故不可而止於時有言
議論其事故史叙之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
傳湯承至而止正義曰傳解湯遷社之意湯
承堯舜禪代之後已獨伐而取之雖復應天順人
乃是逆取順守而有慙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
革命創制改正易服因變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下篇言湯有慙德大
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所
以變革此事欲易人之視聽與之更新故於是之
時變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
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
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
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
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是言變置之
事也曾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

之興當為襄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
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
臣其功無及勾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
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
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鄭玄等注此序乃在湯誓
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
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
置社稷鄭玄因此乃云湯伐桀之時大旱既置其
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早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謂
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年乃變
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况在湯誓前乎且
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
以夏衰為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
不得斷為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
而言孔稱改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漢
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柱棄

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勾龍
柱棄是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
云無及勾龍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為勾龍也
傳言夏至皆亡正義曰疑至與臣扈相類當

是二臣名也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馬融云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夏師敗績

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遂伐三股俘厥寶玉三股國名

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
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

神使無水旱之疏傳三股至寶之正義曰湯伐
災故取而寶之疏三股知是國名逐桀而伐其國

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傳為然安邑在洛陽
西北定陶在洛陽東南孔跡其所往之路桀自安

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往奔三股湯緩追
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釋詁文桀必載寶而行棄

於三股取其寶玉取其所棄者也楚語云王足以
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韋昭云王禮神
之玉也言用王禮神享其德使風雨調和可以庇
廕嘉穀故取而寶之誼伯仲伯作

典寶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亡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孔氏傳

湯歸自夏至于大垆自三股而還仲虺作誥為湯左相

奚仲湯歸至作誥正義曰湯歸自伐夏至于
之後疏大垆之地其臣仲虺作誥以誥湯史錄其

言作仲虺之誥上言遂伐三股故傳言自三股而
還不言歸自三股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

於今方始旋歸以自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
來處故云自三股耳大垆地名未知所在當是定

尚書

練易

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傳為湯至之後正義曰定元年左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為仲虺之誥仲虺臣名以諸侯疏湯左相是其事也

仲虺之誥 正義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已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輔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為惡康誥召誥之類二字足以為文仲虺誥三字不得成文以之字足成其句畢命罔命不言之微子之命文侯之命言之與此同猶周禮司服言大

褒而冕亦足句也 傳仲虺至曰誥 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為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為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周禮士師云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是會同曰誥誥謂於會之所設言以誥眾此惟誥湯一人而言會同者因解諸篇誥義且仲虺必對眾誥湯亦是會同曰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湯伐桀武功成故以德慙德 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恐來世論道我不及古

口 仲虺乃作誥 陳義誥湯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 民無君主則恣 惟天生聰明時又 情欲必致禍亂 生聰

明是治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

火無救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績禹舊服 言天之者

與王勇智應為民主儀表天下 茲率厥典奉若

天命 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 疏 成湯放桀于南巢正義

曰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備來朝傳云南方

遠國鄭玄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為地

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言託天以行虛於民乃桀之大罪 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 簡賢附勢寔

繁有徒 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眾無道之世所常

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始我商家國於

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艱颺 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况我之道

德善言足聽聞乎無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邇

道之惡有自然理 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 疏

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也既有聖德兼有此行 夏王至厥師 正義曰矯詐也誣加也夏王自有

所欲詐加上天言天道須然不可不爾假此以布

苛虐之命於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無道之
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為王之命以王天下
用命商王明其所有之眾謂湯教之使修德行善
以自安樂是明之也 傳式用爽明也 正義曰
式用釋言文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
明從爽以至於明則爽是明之始故爽為明也經
稱味爽謂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未大明也 吝 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
吝 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
能成 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言湯寬仁之德 疏 懋
王業 至不吝 正義曰於德能勉力行之者王則勸勉
之以官於功能勉力為之者王則勸勉之以賞用
人之言惟如已之所出改悔過失無所吝惜美湯
之行如此凡庸之主得人之言耻非己智雖知其

善不肯遂從已有愆失恥於改過舉事雖覺其非
不肯更悔是惜過不改故以此美湯也成湯之為
此行尚為仲虺所稱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
歎凡人能勉者鮮矣 西夷怨南豳狄怨 葛伯遊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
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 曰奚獨
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 後予
後予 怨者 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
湯所往之民皆喜曰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舊謂初征
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兼
弱攻昧取亂侮亡 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 推

三固存邦乃其昌

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

疏乃葛伯仇餉

正義曰此言乃者却說已過之事胤征云乃季秋月朔其義亦然左傳稱怨耦

曰仇謂彼人有負於我我心怨之是名為仇也餉田之人不負葛伯葛伯奪其餉而殺之是葛伯以餉

田之人為己之仇言非所怨而妄殺故湯為之報也孟子稱湯使亳眾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葛伯

奪而殺之則葛伯所殺殺亳人也傳言葛伯遊行見農人之餉於田者殺其人而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乃

似葛伯自殺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為之報耳不為亳人乃報之非亳人則赦之故

傳指言殺餉不辨死者何人亳人葛人義無以異故不復言亳非是故違孟子傳賢則至之道正義

曰周禮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鄭立云賢者謂有德行者詩序云忠臣良士皆

是善也然則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

盡心之事良是為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

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傳弱

則至正義正義曰力少為弱不明為昧政荒為

亂國滅為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為己有

侮謂侮慢其人弱昧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

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

則制為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此二者始欲服其

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二者衰甚已將

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人既侮其

意亦在桀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日新不懈怠

疏德日至乃離

正義曰易繫辭云

自滿志盈溢

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

及覆昏暴其

意亦在桀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日新不懈怠

自滿志盈溢

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

及覆昏暴其

意亦在桀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日新不懈怠

自滿志盈溢

日新之謂盛德修德不怠日日益

新德加于人無遠不届故萬邦之衆惟盡歸之志
意自滿則陵人人既被陵情必不附雖九族之親
乃亦離之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
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
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尚
書說九族從高祖至玄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
族傳云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
祖玄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
離之聖賢設言爲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
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爲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

後昆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予聞曰能

自得師者王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已若者亡自多足人莫之益亡

道之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嗚呼慎厥

終惟其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殖有禮覆昏暴有

者封殖之昏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王者如此上事則勸天安命之道

湯誥第三 商書 孔氏傳

湯既黜夏命黜退也退復歸于亳作湯誥湯誥以

桀大義告天下疏湯既至湯誥正義曰湯既黜夏王之

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王歸自克夏至于

尚八 十三

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之衆人

疏

王歸自克夏正義曰湯之伐桀

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於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故云誕告萬方誕大釋詁文萬者舉盈數下云凡我造邦是誥諸侯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

人誥

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古今同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皇上帝

天也衷**疏**降衷于下民正義曰天生烝民與之善也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於下民也天既與善於民君當順之故下傳云順人有常之性則是為君之道

克綏厥猷惟后

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為君之道

夏王滅德

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

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

百官言

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

罹被荼毒苦也

不能堪忍

疏

弗忍荼毒此菜味苦故假之以言人苦毒謂螫

人之蟲蛇虺之類實是人之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也

並告無辜于上下神

祇

無言百姓非民並告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

彰厥罪

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肆台小異以明桀罪惡謹寤之而桀不改

肆台小

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謂誅之

敢用玄牡敢昭于

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

疏

敢用玄

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令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玄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是其義也鄭玄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也孔注孝經圜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論語堯曰之篇所言敢用玄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曰之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秦誓武成則堯曰之章其文略矣鄭玄解論語云用玄牡者為舜命禹事於時摠告五方之帝莫適

之勳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律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

命 傳聿遂至請命 正義曰聿訓述也述前所以申遂故聿為遂也 戮力猶勉力也論語云

陳力就列湯臣大賢惟有伊尹故知大聖陳力謂伊尹也伊尹賢人而謂之聖者相對則聖極而賢次散文則賢聖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聖得謂之賢則賢亦可言聖鄭玄周禮注云聖通而先識也解先識則為聖名故伊尹可為聖也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明者也伊尹為聖人也桀為殘虐人不自保故伐桀除人之穢是為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 孚信也天信佑助下屏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僭差賁飾也言不差天下惡除煥然咸飾 **疏** 天命至允殖 正義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 **疏** 曰桀以大罪身即黜伏是天之福善禍淫之命信而不僭差也既除大惡天下煥然脩飾若草木同生華兆民信樂生也

昔日不保性命今日樂生活矣僭差不齊
之意故傳以僭為差賁飾易序卦文也
俾予一

人輯寧爾邦家
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大夫
茲朕未知獲

戾于上下
此伐桀未知得罪於
䷗
傳此伐至眾心

茲者謂此伐桀也顧氏云未知得罪于天地言伐桀

符人事本實無罪而云未知
慄慄危懼若將墮于

深淵
慄慄危懼之甚
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愒

淫
戒諸侯與之更始彛常愒慢
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
守其常法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

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
䷗
惟簡

在上帝之心 正義曰鄭玄注論語
其爾萬方有

予一人
自責化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無

爾萬方言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誠也庶幾

亦有終
咎單作明居
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
䷗
咎單

作明居 正義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尹作成

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

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
融云咎單為湯司空傳言主土地之官蓋亦為司
也空

伊訓第四

商書

孔氏傳

徐亮

成湯既没太甲元年

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没而太甲立稱

元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凡三篇疏成湯至祖后

湯既没其歲即太甲元年伊尹以太甲承湯之後恐其不能纂修祖業作書以戒之史叙其事作伊

訓肆命祖后三篇傳太甲至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没之

下明是太丁未立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没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爲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

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中篇云祀十有二月若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二祀十有二月若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皆云十有二月若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

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

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

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躬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

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

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

疎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伊訓作訓以教惟元祀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伊訓道大甲

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

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疏 惟元祀 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
 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
 殯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
 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
 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
 即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
 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
 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
 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
 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故傳
 解祠為奠耳 傳此湯至而告 正義曰太甲中
 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
 喪即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
 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
 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即位踰

年即位此踰月即位當奠殯即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
 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祗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
 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即 奉嗣王祗見厥祖 居位
 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侯甸

羣后咸在 在位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伊尹制百官
 以三公攝冢

宰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湯有功烈
 之祖故稱

焉 **疏** 傳湯有至稱焉 正義曰湯有功烈之祖毛
 詩傳文也烈訓業也湯有定天下之功業為

商家一代之大祖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故以烈祖稱焉

罔有天災 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 **疏** 傳先君至禳
 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 正義曰

有夏先君摠指桀之上世有德之王皆是也傳舉
 聖賢者言禹已下少康已上惟當禹與啓及少康

耳魯語云杼能師禹者也杼少康之子傳蓋以其德衰薄故斷自少康已上耳由勉行其德故無有天災言能以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莫無也言皆安之暨鳥

獸魚鼈咸若

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

疏

山川至咸若正義曰山川鬼神謂

山川之鬼神也亦莫不寧者謂鬼神安人君之政善則神安之神安之則降福人君無妖孽也鳥獸魚鼈咸若者謂人君順禽魚君政善而順彼性取之有時不夭殺也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水陸所生微細之物人君為政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也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言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疏

于其至自亳正義曰于其子孫於有夏先君之子孫謂桀也不循其祖之道天下禍災謂滅其國而誅其身也天不能自誅於桀故借手于我有命之人謂成湯也言湯有天命將為天子就湯借手使誅桀也既受天命誅桀始攻從鳴條之地而惟敗之天所以命我者由湯始自修德於亳故也

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言湯布明政代桀虐政兆民以此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言皆信懷我商王之德

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

于四海

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

疏

立愛至四海正義

曰王者之馭天下撫兆人惟愛敬二事而已孝經天子之章盛論愛敬之事言天子當用愛敬

以接物也行之所立自近為始立愛惟親先愛其親推之以及踈立敬惟長先敬其長推之以及幼即孝經所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是推親以及物始則行於家國終乃洽於四海即孝經所云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是也所異者孝經論愛敬並始於親令緣親以及踈此分敬屬

弗咈先民時若
言湯始脩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鳴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
言湯始脩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疏
先民時若正義曰賈逵注周語云先民古賢人也魯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然則先民在古昔之前遠言之也遠古賢人亦是民內之一人故以民言之先民之言於是順從言其動皆法古也

賢居上克明
言理居上克明正義曰見下之也

情是能為下克忠
事上竭誠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傍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

疏
檢身若不及正義曰檢謂自攝斂也檢勅其身常如不及不恃長以陵物也

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言湯操懼動而無過以至為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求天子此自立之難

賢智使師輔於爾制官刑備于有位
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備戒百官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

歌則廢德事鬼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
求

神曰巫言無政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
求

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
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

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有德

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

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

必喪

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

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

諸侯犯此

國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

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頷淫以墨蒙士

疏曰敢有至

義曰此皆湯所制治官之刑以儆戒百官之言也

三風十愆謂巫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

遊也畷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畷得有時

為之而不可常然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

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

為巫覡之風俗也貨色人所貪欲宜其以義自節

而不可專心殉求故言殉於貨色心殉貨色常為

遊畷是謂淫過之風俗也侮慢聖人之言拒逆忠

立之諫踈遠耆年有德親比頑愚幼童愛惡憎善

國必荒亂故為荒亂之風俗也此三風十愆雖惡

有大小但有一於身皆喪國亡家故各從其類相

配為風俗臣下不匡其刑墨言臣無貴賤皆當匡

正君也具訓于蒙士者謂湯制官刑非直教訓邦

君卿大夫等使之受諫亦備具教訓下士使受諫

也傳常舞至無政正義曰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為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為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為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氏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為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傳殉求至風俗正義

曰殉者心循其事是貪求之意故為求也志在得之不顧禮義昧求謂貪昧以求之無逸云于遊于過是遊與畋別故為遊戲與畋獵為之無度是淫慢狎謂慣忽故傳以狎配侮而言之旅爨云德盛不狎侮是狎侮意相類也傳邦君至在正正義曰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任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頰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謂下士也顧氏亦以為蒙謂蒙闇之士例字宜從下讀言此等流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
言當敬身念祖德

聖
例謂下士也

謨洋洋嘉言孔彰
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

疏
聖謨至孔彰正義

曰此歎聖人之謨洋洋美善者謂上湯作官刑所言三風十愆令受下之諫是善言甚明可法也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善祥

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修德無小

則天下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苟為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

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

疏
爾惟至厥宗正義曰又戒王爾惟修德而為善德無小德雖小猶萬邦賴慶况大善乎爾惟不德而為惡惡無大惡雖小猶墜失其宗廟况大惡乎傳苟為至之訓

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為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為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為善無小小善萬邦猶慶况大

善乎而為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况大惡乎此
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解小惡墜
宗之意初為小惡小惡有族類以類相致至於大
惡若致於大惡必墜失宗廟言至於大惡乃墜非
小惡即能墜也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
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幾由至
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幾由至矣言惡有類以
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
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
肆命陳天命以惡類相
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君以
戒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孔氏傳

太甲既立不明

不用伊尹之訓
不明居喪之禮

伊尹放諸桐

湯葬地也

不知朝政
故曰放

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念常

伊尹作太甲

三篇

疏

太甲至三篇
居喪之禮伊尹放諸桐宮使之思過三年復

正義曰太甲既立為君不明

歸於亳都以其能改前過思念常道故也自初立

甲三篇案經上篇是放桐宮之事中下二篇是歸
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摠三篇也傳不用至

之禮正義曰此篇承伊訓之下經稱不惠于阿
衡知不明者不用伊尹之訓也王祖桐宮始云居
憂是未放已前不明居喪之禮也傳湯葬至曰

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
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
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
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宰法當不知朝

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之內君雖不親政事豕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為放也

太甲 戒太甲故 **疏** 傳戒太甲故以名篇 正義曰

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以為名有異且伊訓肆命祖后與此三

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 **惟嗣王不**

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 **惟嗣王不**

惠于阿衡 阿倚衡平言不 **疏** 惟嗣至阿衡 正義

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矣必是二

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祖后其餘

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史為作書發端故言此為目也 傳阿倚至

之訓 正義曰古人所讀阿倚同音故阿為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

鄭玄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 伊尹作書曰先王

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

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顧謂常自在之諫

以承順 **疏** 傳顧謂至天地 正義曰說文去顧還天地 **疏** 視也諫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為是

也言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其想象如自前終常敬奉天命以承上

天下地之神祇也 **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肅嚴也言能嚴

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監視也天視湯德集

下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言能助其君 **疏**

惟尹躬正義曰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

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之為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質直不可以後

代之禮約之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故也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

基業宜念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祖修德

惟終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其後嗣王罔克

有終相亦罔終言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嗣王戒哉

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以不終為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忝辱也

為君不君則辱其祖王惟庸罔念聞言太甲守常不改伊尹無念聞伊尹之戒伊尹

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

明其德坐以待旦明其德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

言訓無越厥命以自覆言訓無越厥命以自覆慎越墜失也無失亡祖命而不自勤德以自顛覆

乃儉德惟懷永圖言當以儉為德思長世之謀若虞機張往省

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言修德夙夜思之明且行之如射

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

於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歎美無窮疏

伊尹至有辭正義曰伊尹作書以告太甲不念聞之伊尹乃又言曰先王以昧爽之時思大明其

德既思得其事則坐以待旦明則行之其身既勤於政又乃旁求俊彥之人置之於位令以開導後人先王之念子孫其憂勤若是嗣王今承其後無得墜失其先祖之命以自覆敗王當慎汝儉約之德令其以儉為德而謹慎守之惟思為長世之謀謀為政之事譬若以弩射也可準度之機已張之又當以意往省視矢括當於所度則釋而放之如是而射則無不中矣猶若人君所修政教欲發命也當以意夙夜思之使當於民心明且行之則無不當矣王又當敬其身所安止循汝祖之所行若能如此惟我以此喜悅至于萬世常有善辭言有聲譽亦見歎美無窮也傳爽顯至行之正義

曰昭七年左傳云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從爽以至於明是爽謂未大明也昧是晦冥爽是未明謂夜向晨也釋詁云丕大也顯光也光亦明也於夜昧冥之時思欲大明其德既思得之坐以待旦而

行之言先王身之勤也傳旁非至訓戒正義曰旁謂四方求之故言非一方也美士曰彥釋訓文舍人曰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傳機弩至則中正義曰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為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則射必中矣言為政亦如是也

王未克變脫伊尹至忠所以不已疏傳未能

正義曰未能變者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為未能也時既未變是不用伊尹之訓也太甲終為人主非是全不可移但體性輕脫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伊尹至忠所以進言不已是伊尹知其可移故誨之不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止莫其終從已也

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

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

使世人迷 疏 伊尹至世迷正義曰伊尹以王未

惑怪之 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為之不已

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

營於桐墓立宮使比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

成其過失使後世迷惑怪之 傳狎近至怪之

正義曰狎習是相近之義故訓為近也不順即

是近不順也習為不義近於不順則當日益惡

必至滅亡故伊尹言已不得使王近於不順故經

營桐墓立宮墓傍令太甲居之不使復知朝政身

見廢退必當 王徂桐宮居憂 往入桐宮 疏 傳往入

改悔為善也 王徂桐宮居憂 居憂位 疏 至憂位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 伊尹以

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冕冠也踰 疏 惟三至于亳

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

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

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

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朞除喪服也

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

正義曰亦既不知朝政之事惟行居喪之禮居憂

位謂服治喪禮也伊尹亦使兵士衛之選賢俊教之

故太甲能 克終允德 言能思念其

終信德也 祖終其信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孔氏傳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此二十六年三月三年服闋

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月即吉服 疏 正義曰周

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

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

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別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為冠案王制云冕人哱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哱哱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為通名王制文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哱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別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夫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案士虞禮云褻而小祥又褻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徒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月六月服闋則與玉肅同鄭立以中月為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為異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能

相匡故須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君須民以四方皇天眷佑

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言王能終其德

乃夫之顧佑商家是美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自底不類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速召也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

身傳遠召至其身正義曰釋言云速徵也徵

疏召也轉以相訓故速為召也欲者本之於情

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為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故傳并釋之言已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

度以召罪於其身也

可遁孽災遁逃也言天災**疏**傳孽災至可逃正

妖孽青祥漢書五行志說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

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為災初生之名故為災也遁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

避逃謂之遁亦行不相逢也天作災者謂若太戊桑穀生朝高宗唯雉升鼎耳可修德以禳之是可

避也自作災者謂若桀放鳴條紂死宣室是不可逃也據其將來修德可去及其已至改亦無益天

災自作逃否亦同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橫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言已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伊

尹拜手稽首拜手首**疏**傳拜手首至手正義

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玄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

也鄭惟解此三者拜之形容所以為異也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

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于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

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太祝又云四曰振動

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鄭注云振動者戰栗變動而拜吉拜者拜而後

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凶拜者稽顙而後拜即三年喪拜也奇拜者謂君答臣一拜也褒拜

者謂再拜拜神與尸也肅拜者謂揖拜也禮介者不拜及婦人之拜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

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曰修厥身允德

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手也

協于下惟明后言修其身使信德合先王子惠困

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

無有不忻喜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湯

與鄰並有國鄰國乃曰待我疏並其至無罰正義曰言湯昔

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

為諸侯之時與湯並居其有邦國謂諸侯之國也

此諸侯國人其與湯鄰近者皆願以湯為君乃言

曰待我后后來無罰於我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

言羨慕湯德忻戴之也

時豫怠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奉先思孝接

而行之無為是逸豫怠惰

思恭以念祖德為孝視遠惟明聽德惟聰言當

以不驕慢為恭

視遠以聰聽德疏傳言當至聽德正義曰人之心識

聰聽德所知在於聞見聞見所得在於耳目

故欲言又之聰明以視聽為主視若不見故言

惟明明謂監察是非也聽若不聞故言惟聰聰

謂識知善惡也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聰

承王之休無斁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

太甲下第七 商書 孔氏傳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言天於人無有親疏惟親能敬身者

疏伊尹申誥于王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

告於王翼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
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奉天宜
其敬謹養民宜用仁恩事神當
以誠信亦準事相配而為文也 民罔常懷懷乎

有仁民所歸無常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言

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天位艱哉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德惟

治否德亂為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疏傳言安至所法正義曰任賢則興

任佞則亡故安危在所任於善則治於惡則亂故

治亂在所法摠言治國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
興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興而小言亡也
此所云惟言治亂在所法耳下句云終始慎厥與

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也終始慎厥與惟明

明后明慎其所與治亂之疏惟明明后正義曰

明耳傳因文重故言明后王明君君王猶是一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

配上帝言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今王嗣有令緒

尚監茲哉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若升高必

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為始然後終致高遠

無輕民事惟難無輕為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無安厥位惟危

言當常自危慎終于始於始慮終疏慎終于始正義曰欲慎

懼以保其位

其終於始即須慎之故傳云於始慮終傳以將終戒惰故又云於終思始言終始皆當慎也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人以言逆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順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

以貞胡何貞正也言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為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天子有大善則天

下得疏傳胡何至其正正義曰胡之與何方言其正之異耳易象象皆以貞為正也伊尹此言

勸王為善弗慮弗為必是善事人君善事惟有道德政教言不慮何獲是念慮有所得知心所念慮

是道德也不為何成則為之有所成則知心所念是為善政也謂天子為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

子自稱一人是為謙辭言已是人中之一耳一則臣下謂天子為一人是為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臣罔以寵利

居成功成功不遠其志無限疏傳成功至安之正義曰四時之序

成功者退臣既成功不知退謝其志貪欲無限其君不堪所求或有怨恨之心君懼其謀必生誅殺

之計自古以來人臣有功不退者皆喪家滅族者眾矣經稱臣無以寵利居成功者為之限極以安

之也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況說大理亦見已有退心也

休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邦其永孚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孔氏傳

商書 孔氏傳

商書 孔氏傳

商書 孔氏傳

伊尹作咸有一德

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疏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正義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經稱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言已君臣皆有純一之德戒太甲使君臣亦然此主戒太甲而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伊尹既放太甲又迎而復之是伊尹有純一之德已為太甲所信是**咸有一德**即政之後已君臣純一欲令太甲申法之**咸有一德**即政之後故以**疏**咸有一德正義曰此篇終始皆言一德戒之**疏**之事發首至陳戒于德敘其作戒之由已下皆戒辭也德者得也內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執之必固不為邪見更致差貳是之謂一德也而凡庸之主監不周物志既少決性復多疑與智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是二三其德不為一也

經云德惟一動罔不言德二三動罔不凶是不二三則為一德也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言守一

必須固也太甲申新始即政伊尹**伊尹既復政厥**

辟還政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告老歸邑陳德以戒

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

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即

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

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

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

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為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傳告老至以戒正義曰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

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即位居亳其甥士伊尹神王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

尹也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俗有此妄說故其書因記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以其無常常之耳

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

不能常其德疏九有以亡正義曰毛詩傳云九

湯伐而兼之州所有之諸侯伊尹此言汎說大理未指夏桀但

傳顧下文比桀為此言之驗故云桀不能常其德

湯伐而兼之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言天不安桀所

為廣視萬方有天求一德俾作神主使伐桀為

天命者開道之天求一德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使伐桀為

天明命享當也所征無疏傳享當至天命正

享之故以享為當也天道遠而人道近天之命

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

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玄龜

白魚赤雀負圖衛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

漢自哀平之間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

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爰於也於得九有

改其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天私

正商而王

德之佑助一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非商

德所以王以力

求民自德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二三言不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善行

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善德一天疏惟吉至在德正義曰指

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疏惟吉至在德正義曰指

日新言德行終始不表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

人官賢才而任之非賢才不可任臣為上為德

為下為民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其難其

慎惟和惟一其難無以為易其慎無以輕之

疏今嗣王至惟一正義曰止既言在德此

行之德所云新者終始所行惟常如一無有

衰殺之時是乃日新也王既身行一德臣亦

當然任人為官惟用其賢材輔弼左右惟當

用其忠良之人乃可為左右耳此任官左右

即王之臣也臣之為用所施多矣何者言臣之

助為在上當施為道德身為臣下當須助為

於民也臣之既當為君又須為民故不可任非其

才用非其人此臣之所職其事甚難無得以為易

其事須慎無得輕忽為臣之難如此惟當眾臣和

順惟當共秉一心以此事君然後政乃善耳言君

臣宜皆有一德傳其命至勿怠正義曰說命

云王言惟作命戒斗八年左傳云人之求君使出

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新服厥命新始服行王

命故云其命王命也新其德者勤行其事日益

新戒王勿懈怠也傳言德至之義正義曰日

新者日日益新也若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

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皆

同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

也傳官賢至其人正義曰任官謂任人以官

故云官賢才而任之言官用賢才而委任之詩序

云任賢使能非賢才不可任也罔命云小大之臣

咸懷忠良故言選左右必忠良不忠良即是非其

人任官是用人為官左右亦是任而用之故言選
左右也直言其人字不見故據罔命之文以忠
良充之傳言臣至其人正義曰言臣奉上布
德者奉上謂奉為在上解經為上也布德者謂布
為道德解經為德也順下訓民者順下謂卑順以
為臣下解經為下也訓民者謂以善道訓助下民
解經為民也顧氏亦同此解傳其難至乃善正
義曰此經申上臣事既所為如此其難無以為易
其慎無以輕忽之戒臣無得輕易臣之職也既事
不可輕宜和恊奉上羣臣當一心以事君如此政
乃善耳一心即一德德無常師至善為師非
言臣亦當一德也德無常師至善為師非
一方以善為善無常師至善為師非
至乃可師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一德之言故曰大

又曰一哉王

心能一德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言為王而

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眾民所以自生之道是明王之事

嗚呼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

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為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

疏

嗚呼至觀政正義

曰此又勸王脩德以立後世之名禮王者祖有功
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嗚呼七世之廟其
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有明德也立德在
於為政萬夫之長能使其整齊可以觀知其善政
也萬夫之長尚爾況天子乎勸王使為善政也
傳天子至觀德正義曰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
其有德之王則列為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
毀故於七廟之外可以觀德矣下云萬夫之長可

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耳所謂辭不害
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於記傳者禮
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
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
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玄成議曰周
之所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
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玄用此爲說惟
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玄王制注
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
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
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
故爲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
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

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
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
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
高祖已下共爲三昭三穆耳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受命之王是初基之王故立
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立雖承正統之後
自更別立已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漢宣帝別立戾
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可庶子初
基爲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后非民罔

使民非后罔事

君以使民自尊
民以事君自生

無自廣以狹

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上有

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
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君所以成功

疏

無自
至厥

功正義曰既言君民相須又戒王虛心待物凡
為人主無得自為廣大以狹小前人勿自以所知
為大謂彼所知為小若謂彼狹小必待之輕薄彼
知遇薄則意不自盡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則
在下不肯親上在上不得下情
沃丁既葬伊

尹于亳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咎單遂訓伊

尹事訓暢其所行作沃丁咎單忠臣名作疏沃

至作沃丁正義曰沃丁躬王名也沃丁既葬

伊尹言重其賢德備禮而葬之咎單以沃丁愛

慕伊尹遂訓暢伊尹之事以告沃丁史錄其事

作沃丁之篇傳沃丁至禮葬正義曰世本

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為太甲子也伊

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

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

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

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

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

公禮葬未必有文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子太

要情事當然也伊陟相太戊沃丁弟之子亳

有祥桑穀共生于朝祥妖怪二木合生七伊陟贊

于巫咸作咸又四篇贊告也巫咸疏伊陟至四篇

陟輔相太戊於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
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是為不善之徵伊陟以
此桑穀之事告于巫咸史錄其事作咸又四篇又
訓治也言所以致妖須治理之故名篇為咸又也
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時
則有若巫咸又王家則咸是賢臣能治王事大臣

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下篇序云大戊
贊于伊陟明先告於巫咸而後告太戊 傳伊陟
至之子 正義曰伊陟伊尹子相傳為然殷本紀
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
弟太戊立是太戊為小甲弟太庚之子 傳祥妖
至之罰 正義曰漢書五行志云凡草物之類謂之
妖自外來謂之祥祥是惡事先見之徵故為妖怪
也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
文或當別出餘書則孔用之也鄭玄注書傳云兩
手搯之曰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
云一暮大拱言一夜即滿拱所聞不同故說異也
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青眚青祥
漢書五行志夏侯始昌劉向等說云肅敬也內曰
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
敬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
恭之罰人君貌不恭天將罰之木怪見其徵也皇

甫謚云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
之政事有闕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
木而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
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七十六國
是言妖不勝德也 傳贊告至臣名 正義曰禮
有贊者皆以言告人故贊為告也君奭傳曰巫氏
也當以巫為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
也鄭玄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
父子並為大臣必不世作 太戊贊于伊陟告以
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新作伊陟原命 原臣名原命伊陟 正義曰言太戊
贊於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錄其事而作伊
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
告故序摠以為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命謂
以言命原故以原命名篇猶如罔命畢命也 仲丁

之利學

之校公

遷于囂

太戊子去

疏

仲丁遷于囂

正義曰此三

名篇並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誥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

也也以河亶甲三字句長不言于其實亦是居于相

也圯于耿者孔意以為毀于相地乃遷于耿地其

篇蓋言毀意故序特言圯也李顥云囂在陳留浚

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曰今

河南敖倉二說未可知孰是也相地孔云在河北蓋

有文而知也謚又以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是也

傳大戊至地名正義曰此及下傳言仲丁是

木戊之子河亶甲仲丁弟也祖乙河亶甲子皆世

本文也仲丁是太戊之子太戊之時作仲丁

仍云亳有祥知仲丁遷于囂去亳也

義河亶甲居相

仲丁弟相地

作河亶甲

祖乙

亡

名在河北

正義曰此三

篇皆是遷都之事俱以君名

圯于耿

亶甲子圯於相遷於

疏

傳亶甲至曰圯

甲居相祖乙即亶甲之子故以為圯於相地乃遷

都于耿釋詁云圯毀也故云河水所毀曰圯據文

圯于耿也知非圯毀于耿更遷餘處必云圯於相

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文連云遷于囂謂遷來

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知圯于耿謂遷來于

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之言雖尚要約

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圯於相遷居於耿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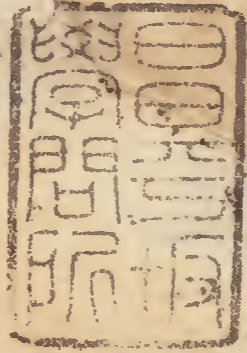
言圯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耿今

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既毀乃遷

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

月

也



其國圮毀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般者蓋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般亳嚳相作耿與此奄五邦者此蓋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祖乙士

上秋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

尚書注疏卷第八



嘉慶

